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待制集卷十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貢生臣劉埥

待制集卷十七

元 柳貫 撰

序

蔡氏五慶圖詩序

自養老引年之禮不見於庠序而家自為政人自為俗雖以君子庶人之老貴富有於其身者曽不得隨年為品以享夫貳膳常珍之奉則徒行徒食猶為限於力制不獲已然也至於與之疑年而辱之泥塗抑豈先王示

慈惠訓孝弟意哉夫以五十也杖而不從力政八十與之杖而復其子九十就問焉而復其家所為引户校年隆禮備養而優游於倭道之中者或不能得之於上而子孫燕私之際乃能時其凉燠蚤暮之節適其肥甘輕煖之宜樂其志以不違其心則亦一家之曽閔一鄉之四代而已學者謂其有仁義之施焉録而著之固亦綱維世變之一機也淛東廉訪使者治吾婺自子歸里亟聞其掾蔡君君美之賢閭踰一二見終未悉其所以賢

也今年夏忽以書致吳郡朱澤民所為作五慶圖要予序蓋君美世家緜竹而僑居雲間大母徐九十猶在養父檜巖翁亦且踰乎楚萊兒戲娛親之歲矣於是君美復有三子二孫蘭菲芝曄服和襲順每時節上壽五世一堂陳饋羞耇休有令儀天之顧綏蔡氏厚矣而君美又能不薄其厚既託之繪事以寫夫不可名言之盛復求能言之士聲之詠歌流之筦絃以章玆一門休顯之符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

然則天之厚君美者寧獨其身而諸君子之所以為君美厚者又寧獨于其一人一家哉顧今養老引年之禮失于庠序者如彼而得于燕私者如此則孝弟仁義之端斷自君美發之木鐸采焉彤筆書焉若畫與詩與夫不腆之言則亦未為無徵乎爾

江浙行省左右司題名序

行省得畫地統民其職制眎内中書而合左右曹為一司官號宰屬署郎中員外郎員四都事員三率用省臺

名臣凡外廷之謀議庶府之禀承兵民之號令財賦之簡稽左右司實贊其决而宰相質其成焉重其任故隆其選也省以江浙名而治于杭者有地方數千里統名城三十三在江以南屹為巨鎮而土貢方輸之歲上京師者尤為天下最矣夫自建官以來由是而調元揆路執法南端者代不乏人蓋其學術事業彰於既試朝廷信之天下賢之後世稱之其所自致如是官豈能以重夫人人能重之耳至順三年蒼龍壬申之歲魚臺賈君

東垣袁君臨沂王君實居是官而揆衡丞弼適皆一時廊廟之良笙鏞協和金玉春應職修事舉方面晏安因得考求故實彌縫闕典既列令任人名氏鑱諸樂石而前是之嘗官於是者亦并表而繫之且虛其左方以俟來者之繼書焉嗟乎江浙之有行省行省之有左右司固有國之常經而斯民所恃以為安者也今為官紀人而其人之所以不朽而常存與夫隨世湮滅而無聞者則有在矣傳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詩曰殷鑒不遠在

夏后之世然則官轍之更代往過來續新新無窮前修之軌躅即方來之監視指目具嚴箴訓斯存有官君子尚敬之哉

朱節婦吳氏序

婦人有一醮之禮有三從之義守以勿失惟其正焉然而萬有一不幸嗣胤未立奄喪所天乃能免夫入室之嗟汔遂承宗之託君子之論亦烏得不表而著之以興信厚之風以振哀末之俗夫豈為一匹婦私哉武唐故

亭魚臺下邑其地在高平方與之北邇聖人之居而漸涵聖人之澤其來尚矣民有吳氏女生十七年嫁為同縣朱某婦入門而舅姑善其祗順婣黨化其穆雍饋奠無違禮內外無違言閲六年某以疾終一女生再朞父母舅姑憐之為謀改適吳泣涕垂頤引刀封臂肉雜燎香鼎中以死自誓曰夫既以身事人而有二心即亡何以見吾夫父母舅姑亮其確誠不能奪及終喪益嚴孝養而自力于機杼教其女使服女事擇所從必於良族

始吳將歸朱時妾張舉子數月已而張亡吳躬為保撫
恩意醲郁人不知其非已出也壯受室有女三歲年二
十五亦竟卒吳既請於族衆為立後而尤愛鞠其女方
舅亡姑老寒則以身温其衾席食飲必具旨甘姑嘗瘡
瘍發手指節閒痛甚吳旦暮為吮瘡傅藥瘡尋愈人以
為孝感葢得壽八十三以没朱氏素艱儉而吳惇然一
婦人幸哉有庶子又早夭微吳婦則父母無所藏而祚
㣲無所承嗟夫禮義人之大閑學為大夫士猶鮮克真

知而允蹈之則若吳婦之堅節特操深智達慮雖天性實然而其土風近厚固不為無助尚可湮沒而無傳哉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賈君惟貞朱氏壻也間為予道其外姑卓行如是故竊為之序以俟夫觀民風者采焉

宰淵微挽詩序

淵微鍊師與京兆杜原父為方外友前是二十年予因原父識鍊師見其臞形華髮葛巾藜杖相羊湖山雲月間無求于人而意每自得以為依隱玩世若吳宗元元

丹丘之倫其制行未必過是也原父比辭徵栖遯武夷山中間以書來招鍊師鍊師攝衣偪屨欣然赴之至未旬浹一昔化去鍊師之以死託原父與原父之能承其託亮哉是心矣夫今原父卜山中左渠源之窆奉鍊師冠劒以藏而虎林遊居之英苟知鍊師者咸相率寄詩以相紼者之謳蓋得如干什焉鍊師揚産而遊方之外其居虎林最久交天下士最廣肆今御猋風以上征顧名山而一息其神飄飄如鸞皇之薄乎重玄豈復有悲

鳴躑躅之意而諸君子者因其不能自已之情形諸聲嗟氣歎之間壹是屈平遠遊郭璞遊僊之遺韵不為蒿里薤露怨復惻怛之新聲凡在編者皆可傳也哀死有詩詩則有序自三良黃鳥始然則序而傳之亦可也睠懐慕卜厥有序義予之厚鍊師豈在諸君子後哉予則東陽柳某道傳也

金石例序

六經唯春秋有例謂其以一字制褒貶可舉此而逼彼

也史氏用其法載言紀事故亦有凡有例然春秋寓聖
王經世之大權太史公倣之以為史記徒例云乎哉自
先秦兩漢而下論譔功業為銘為誄著之金石其斧衮
侔乎春秋其銖量槩乎史氏使無例以為之統紀則漫
且靡矣金石例之作其殆得諸此乎昔予入教國子潘
文簡公以集賢侍讀學士領大司成每休暇造公見其
簡册紛披筆墨交錯稍即問公此何為邪公曰吾修金
石例彙聚既繁資取亦富固若是耳予甚疑焉以為言

之精者為文推原事始究極物變抑揚開闔傍通互用求之於例例盡則止孰若求之無例之例為有得乎方將從公寤疑而公殁于是餘十年矣公之嗣子同知嘉定州事某乃出斯文言將刻梓以承公志請予序予葢始得而觀之斯例也先括例次類例取于韓氏者十嘗八九謂韓之鉅文起八代之衰蔺而反之於正有春秋屬辭比事之敎焉而例在其中矣懿哉公之用心也肆今而後治金伐石誄德銘功示一王之製作垂景鑠於

無窮則斯例之傳其亦有功於韓者哉由是而充之雖至于春秋史記可也元統二年歲次甲戌春正月七日東陽柳貫序

俞器之詩集序

鄉友俞君器之既冠流離燕薊閒閔其生之不淑而悼其志之莫伸閒則作而言曰困而不學民斯下矣予世之困者由困致亨有學而已因自夙夜鞭辟於學久之登名天官有仕資矣凡其窮居獨處單行遠適所感有

蹙舒所逢有離合一發於詩而和平淡泊之音見於言
間予是以知器之有致亨之具而詩其寓耳延祐初予
客京師器之亦自餘暨代還益流落不偶而氣足以昌
其詩者固未嘗餒每一過從則呼酒引滿取自作詩歌
唫賈勇為樂洎予入教國子而器之懐廬江令尹章南
出矣又數年予遷奉常則聞器之既受代即死廬江器
之無子其婦羅氏數千里奉匶還買地卜葬且為之立
後凡所以經紀家事者尤盡心焉今又將刻其所著詩

而請予序其篇端羅氏之不忍遂死其夫如是哉羅氏故翰林直學士羅公漢臣女始羅公得罪之於僇辱中而妻以是女於時器之母子未相聞也于後器之得官歸母尚無恙羅氏之致養於其姑者甚謹葢器之之遭兵禍以有母故器之之以身狥孝訖全其母與羅氏之欲表其夫以資不朽是皆天典民彛之所以不泯而常存者也况其詩之有關於世教若讀通鑒諸作真得史外傳心之要雖欲不傳得乎器之凡行有翰林應奉黃

君滑所次俞孝子傳在此可畧也

送叚吉甫州判序

科目取人之一路而其消息盈虛則視時向背唐宋盛際固嘗屢得其機矣糊名考校之法雖詳且密而已與夢卜求賢之意同一轉移傳曰當其可之謂時時之所向人才係之非其機歟予學不遭時而老既偪之獨於人才之進退有槩於心故自延祐設科以來觀一士之升名則喜見顏閒以為人才國之元氣封培護養至於

有成夫豈一日之積譬諸稼穡滅裂而種之鹵莽而收之望其囷倉之贏烏可得哉始予未識吉甫而讀其所為詩氣浩而志充聲長而光潔知其中之所存有不屑者焉于後吉甫舉于其鄉上南宫得高第予客京師吉甫不鄙定交予意吉甫出賦燈棋月柝之詩入吟綸鐘鼓之句為日久矣今年春予以流落不偶溥遊中吳則聞吉甫由常熟州判官受代將北上録其近作數十篇寄予益恬夷容曳恍可心目予是以知吉甫之優

於政而遂於詩雖不近名名固隨之昔白樂天劉夢得皆以進士久次典州于吳採摘物景描摹山水謳吟畧徧非惟二公去不忘吳而吳人之思公者亦曰山川寂寥闃乎無聞以二公之去此久也常熟名州於吳為屬郡吉甫少嘗侍宦遊焉晝戟清香之適豈能貸夫角弓嘉樹之思吉甫去是而羽儀入朝凌青遡紫直不旬月間耳覯時所向發舒夙學使決科取士之効顯白於天下予雖退老山林尚能歌棫樸之雅以興君子之風於

其行也先之以言

提舉司廳壁題名序

予至官之明年稍葺署居完故益新既又稽藏牘得前任人名氏并其涖官遷秩之歲月興起蕭公許公正貳員總廿五人將刻列于石而虛其左方以俟來者之繼書焉即冠以序序曰提舉學事古無是官宋中世建學立師始用是入銜尋復省減而以轉運使副涖其程試進黜之要有勸誘無徵令統屬既尊時議稱為學臺國

朝稽古右文制定官名提舉儒學乃得專署初猶分領諸道後唯行中書治所合置一司雖視秩第五而臨據乎校庠序之上曹務甚簡師資攸繫非館閣掌故之臣聲實兼茂者固莫宜居之余以晚出後至企瞻前修未嘗不赧然而慙悚然而懼㽔鄭公許公於余為執友貢公劉公比接班行而吳公方今儒林之望也執軌轍之似昧銜轅之非徒欲希風躡景以竊睨其光塵殆不啻效下里之顰慕墊角之巾迹之愈近而求之愈遠矣嗚

呼余所偶得者名也其不可必得者實也孰開其先孰引其後因余之孱而併泯群彥之實之美豈理也哉夫承緻乎照乘之珍而延昭乎炳燭之隣此余之所恃以全而且以祈之方來者耳序而伸之則何讓焉泰定四年冬十又二月廿五日東陽柳貫序

威喇特氏三子命字序

西洛威喇特叔敬故嘗與予遊他日見其三子而問字焉予曰父之愛子無所不至善其名所以善其身孟子謂

責善則離是主恩與義而言之也夫以離為不祥而以善為不足責不幾乎傷恩而賊義豈誠愛其子者哉今子愛之而欲其之善得為父之道矣子請繹其所以名之意而字其冢子洵曰宗直其中子溶曰宗理其季子淳曰宗厚而為之辭曰直言德理言用厚言本也葢字書謂洵水名詩人假為恂恂之恂故釋詩者即訓洵為信其曰洵直曰洵美者必其中之直而後外之美形焉此直內之敬而无妄之誠所由立也至若從水從容而

為溶從水從享而為淳按韵書溶水盛貌也淳質也曰
盛曰質求之于義各有攸主矣且天下之至動者莫如
水盛而不溢安而弗撓則動靜相形淵洄淪漣而文理
生焉夫理以用言似矣而以厚言本何哉盍亦反其始
耳故達必涓涓盈不瀰瀰如齊在盎沈浸醲郁芬芳鬱
勃無弗厚也雖然學為人子學為人弟求諸吾身而已
惟心無私曲則自知之明自信之篤而善為誠善德為
實德矣然則直非學者之始事乎乃至徐慎於盛大流

行之餘而晦藏于文理昭晰之後期負質其弗虧俾單厚而益固則理之與厚又豈非學者知終之事乎嗚呼養之不直文何所施藻繢之華由質乃見兄兄弟弟一本相成三子之年予不可及矣因子言而有發焉是則叔敬不鄙問字之意云耳予欲隱安得而隱哉

送王雲卿教授赴官嚴陵序

雲卿淳熙卿相魯公諸孫也年方盛壯學有端本今將教授嚴陵行日薄里友皆為詩若文致祝規之意而以

首簡授予序序曰士一命而以詩書禮樂施教於邦國其職葢與侯伯侔重矣侯伯以政校官以教教不足而後有政以翕張之則教道之任豈不尤重乎哉嚴陵與吾婺壤相接也東萊成公初筮為其校官日張宣公實綰郡符聲應氣求化孚恵洽一時交相引重望如鄒魯其所以為教為政有出于詩書禮樂之外者乎今其迹班班而在著之家集可按知也雲卿以其所聞推之為教吾見其衍裕充溢真能易古人之所難而軼於今人

真易易耳雲卿居城西姜塘之上成公昔取大易麗澤講習之意以名所居之齋其地去不百武雲卿之先府君成齋先生尤能有會于心以其世學迸續前開風繳未泯也雲卿行哉攬蒼泱之清氣寫蕭灑之遺情敎道之昌是亦前人而已予所謂與侯伯侔重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雲卿行哉

送白彥昭序

柳子謝歸浦陽之明年邑之屬鄉興賢巡檢白君彥昭

三年官成矣將以月日代里友吴立夫為裒詩贈餞而虚其首簡授柳子序余葢未嘗接君而烏乎言立夫曰吾客授馬建山中適彦昭之署居見彦昭恂恂畏謹方業于讀書講閳理道如無所事事者及退迹其實則田溪疊嶺百餘里間雖荒年饑歲民甚困悴一柝之驚一尨之警寞無聞焉農甿樵隸囿君之惠者知君治任有日愕眙吁駭謀為留行計不可則相顧失色不啻寒之褫裘濟之亡楫以彦昭之宜民如是固吾詩之不足而

所為請序之意焉耳柳子曰朝廷樹官聯張治具不愛土地之入捐而予之以養其良心善性其制纖悉備矣故雖鄉亭游徼逐捕之吏未登命秩亦使之受禄于水衡賦租于嗇夫夫其任之保民之意既誠既切肯少卑其官哉然則有地與民而淳固易直之風不能勝夫敓攘獝虔之習蛟鰐横而鼯鼠躑罔畢擭穽彌山亘澤曽不足以革其怙侈滅義之心而况挾智自多者以為是烏足騁若私而罷劣弗堪任又不過苟羸歲月俟終更

悼鞅去嗚呼職業之不修功序之不立果誰咎哉興賢爲鄉在浙水東一席地易治耳而賊曹掾歲滿第得九品官彥昭藉世禄之資初筮得之未足多也然余特嘉其不懈於讀書講聞理道而能坐致宜民之效有合於夫子告康子之言因書爲序以終承立夫之請以充大彥昭之志而余也獲附於知言之義抑其幸歟

送趙永嘉序

昔予未吏事時讀皇甫湜廬陵縣廳壁記而疑其言之

過許也以為縣地方百里令秩三百石凡而政治教令承之于上者吾得推而下之于民亦何至如束溼如跽盩而惟擿觖譙讓之避哉中歲出從官牒深涉世故則自識赤緊望縣而下見其處勢踧蹜過甚而恇湜之時何以遽若是耶談者每謂古今異宜而獨為縣之難在昔已然又何惑乎今令叔敬之改令永嘉予知其無擿觖譙讓之避者也然永嘉在浙水東為大縣矣而索言其大則非謂版籍之蕃庶有土著而無冗食也非謂土

田之廣斥生物滋而用物饒也又非謂邑屋之富麗珍貨萃而市賈充也葢曰大邦維藩元戾作鎮諸使之軺傳所臨賓客之道塗所出餙次舍而具委積簡卒乘而供勞逸惟縣之求惟令之責故寧保鄣之不先而無寧趨辦之或後然則長民之職果若是而已乎縣之所以為大亦止是而已乎以敬叔之才敏用裕一出手致是無難也抑湜所為歎息言之者何足以挫敬叔之朝氣哉乃若牒訴紛拏而有理以照燭之賦役趣數而有道

以均調之猾胥爰獄而有法以糾繩之豪民舞智而有制以禁格之以理道為權衡以法制為銜勒亦固反諸吾身而信質諸吾心而無歉焉耳敬叔強學好問幽居數年涵養益熟體驗益精發其素藴而治茲海隅方百里之地若挾利劔而劃犀兕駕輕車而騁康莊也如予之遲鈍怯懦尚敢鼓譟一言以助發其鋒鋭哉至順元年冬十又一月丙午烏蜀山耕樵人柳貫序

浦江縣官題名序

浦江自唐天寶間始縣而縣在浦陽江源之溪上故因以名焉入國朝稽合户版宜為中縣署達嚕噶齊縣尹皆正七品主簿品亦從八其職固有正貳而出政令議刑法則同歸於理而已粤初定職制迨今踰六十年官轍之有去來縣政之有廢舉其簡在人心與載之輿論者其善其否不可掩也然姑以滿三載為代而通計之亦一官閱二十人而嬴其間以最即遷以故遞往又所未論予惟縣人壯而遊仕於其累任知未悉也而得諸

耋老之議則為之長者若呼都克婁斯公之捄荒弭盜萊畧明允已爾斯布哈公之儒雅温縝卓有猷為為其令者若趙公泰之久于其官而民益信符公友直之愿恪有守終始不變雖遠或數十年近或七八年而政蹟章章可考不誣則夫天理之著於民心事久論定真如衡之在懸鑑之在臅尚孰得而轉移之哉他官署皆有題名而慈縣獨闕至正改元之春達嚕噶齊博囉君自陝西行中書掾選署始來方以勤敏修舉職業為事乃命

吏稽牘得前任人名氏合若干人將鑱之樂石顯示方來請予文以冠其端予曰題名爲繫年著代而作無褒貶也然政有廢舉行有善否由後而視尚凜然勸懲之義與史法以俱傳後之君子因其有紀而益思所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爲則民之信之天實臨之爲善之效庸有既乎是惟波羅君拳拳彰往勸來之意而予不腆之言亦不爲徒發而已也夏四月壬午序

海隄録後序

昔陽夏謝景初吳興施宿嘗先後令餘姚皆嘗建海隄之役矣謝之築自雲柯至上林為隄二萬八千尺施之築自上林以及蘭風為隄四萬二千餘尺而王文公記謝事畧而不詳樓宣獻記施事謂隄之為害近世尤甚大率歲調夫六千役二十日計工十二萬費緡錢萬有五千勞費如是民力有不能堪乃列于府于監司而縣出緡錢四千三百有奇邑士大夫鄉人助亦三百萬提舉常平至助穀三百斛然築隄四萬二千餘尺之中石

隄四處僅五千七百尺而已則餘隄皆不過用土其靡費錢穀之多已如此而秋潮之湍悍不常田功之備禦尤切于是議建莊置田裒其歲入以供修築之費庶幾民有息肩之望其為慮遠矣嗟乎今去施公又將二百年田既籍之于官而潮汐之侵齧日益為害救災捍患固當隨時制宜然古昔已效之策在後人亦不可棄而不省此海隄錄所以著文公之記而繫以施公前後區畫二疏欲使人之知夫海隄之役不可以不加之意而

權其輕重以為損益顧在乎人之弛張闔闢何如耳至元四年戊寅之夏州判官葉君恒方再興隄役而施君之石隄淪没已久方定議壘石代土以為經遠之謀度其長至二萬四千尺有竒工有緒矣明年己卯君始購得舊録于里民王氏喟然歎曰此吾事之鑑也泯泯無聞得乎將重刻之梓傳示無窮予嘉君究心隄事纎悉不遺如此而其不没人之善又如此因其有作故表而出之宣獻記文舊録不載而郡乘有之亦併繫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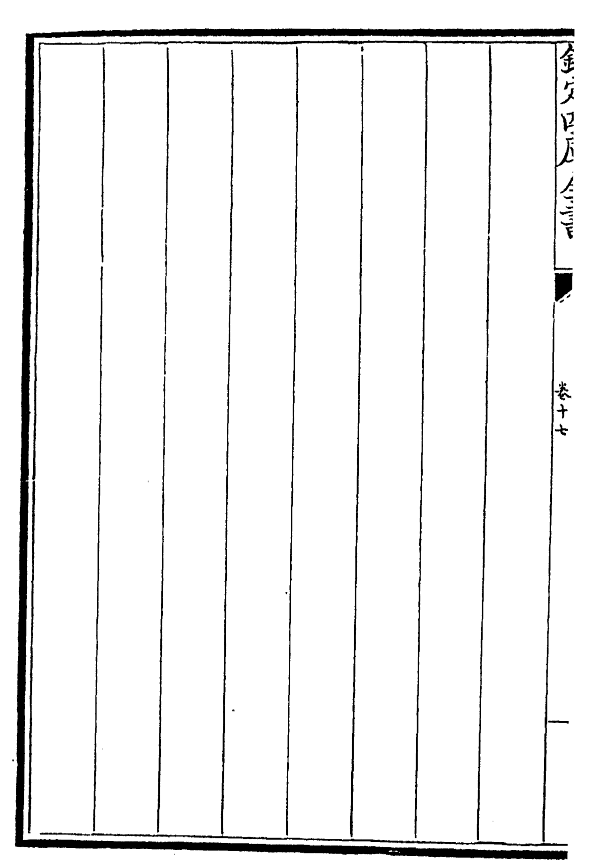
說

杜思成更字說

予友杜君年過四十而猶自蜡於學孜孜焉如恐後於人者以予倦而歸休且有一日之長時時竭蹷過從證其所得而質其所疑葢於兹二年而弗有懈焉間忽拱而言曰昔吾父以斌名我而朋友以國賔字我予兹覺其義之弗恊也而欲更之子其有以朂我哉予曰字書彬文質備貌亦作斌份而監韻第云亦作份則從文從

武而為斌韻固已非之而不收矣傳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謂文質適中而後得為君子則彬彬者固成德之符而人之所以為君子常以是而驗之歟葢學可勉而至德必養而成養之熟不熟固繫學之至未至孟子所謂知言者至之之事而養氣者得之之功然則配義與道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知為致知言為知言德為成德而踐於君子之域也果矣古之君子愛其人則憂其無成憂之也深則望其成也切望之忠也憂之亦忠也

予之告君亦忠吾之忠而巳故敢正其名曰彬而奉其字曰思成且序其説以復于君焉如此烏蜀山耕樵人柳貫述



待制集卷十八

元　柳貫　撰

題跋

跋鄭宣撫手簡

此資政宣撫鄭公七帖予四十年前常見之舅家陵雲山房今雖重複襃潢而工不善事固以僅存為可喜而尤以易壞為可憂矣初紹興八年胡忠簡公以樞密院編修官疏論秦檜王倫孫近可斬檜大怒命臨安府遣

卒椷送昭州將置之死所公為臺諫與同列勾龍如淵李誼共救解之而秘書省正字范如圭勅令所删定官方疇亦為言之吏部侍郎晏敦復遂得監昭州鹽倉至十年公以禮部侍郎為檜陳善後之策七事豈非鑑救胡之失而欲彌縫其意者乎又豈非外示協順而內實盡夫忠規之益者乎第一帖所云叨冒令來差遣正謂是巳曾侍郎開字天遊由禮部守嫛先是開與檜論和議忤旨遂有是命開懼後禍辭甚力改提舉江州太平

觀益未嘗至婺也李泰發即莊簡公光正以紹興八年入叅大政明年十二月罷以殿中侍御史何鑄劾其狂悖故也二公皆檜所深嫉則第二帖固公在臺端時所遺無疑公以紹興十一年出宣諭川陜明年五月就命為川陜宣撫副使至則於階成州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粟十八萬斛十五年奏減成都府路對糴米三分之一及本司激賞錢二十五萬緡十七年奏減兩川米脚錢三十二萬緡激賞絹二萬匹免敷增酒錢

三萬四千緡六月又奏減科敷虛額錢嵗二百八十五萬緡則第四帖所謂辛酉一出遂蒙寄委及縁此已與蜀人減科需二百萬緡特言所減科敷虛額夫豈過哉公自紹興十一年入蜀至十七年六月罷證以第五帖跨涉六載之説則未罷先一年也義榮待制兄謂默成先生潘公紹興八年潘公以中書舍人攝起居郎庭叱向子諲與俱罷歸閑里中遂不復起李誠必潘氏兄弟後一帖當與潘公所云似聞道貌清臞正以通候于公

福慶潘公墳寺名也與公居相邇潘公省墓每必過公以是知之葢公當秦檜主和柄國之日雖未嘗過為崖異以取憎疾亦未嘗翕訿為同以自陷於其黨中然則檜之所以抑公至死而不悔者正所以伸公於天下後世者也翰墨之存誼烈昭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君子所履小人所視予葢三復是詩而有感焉

跋晏右司撰冲素處士鄭綺墓銘

右鄭處士墓銘一通葢宋晏𢡟所作𢡟字宣明本蜀人

後寓居衡湘中有文行與左丞相周公必大為文章交所著有知非集行於世隆山李公伯强為作墓表謂稺卒於淳祐九年閏二月丁巳以處士卒後歲月較之銘正作於是年豈其臨絶之辭耶嘉熙四年五月六日趙與懃以朝請大夫來知婺州當年八月磨勘即轉朝議大夫今尚云朝請則行狀乃六七月間所作無疑龜山楊公時每稱辥會通持己甚可畏雖泰山之勢不可屈臨財甚介人有餽餉百番者不見會通委而去直追至

百里外還之會通大觀字也先人泗州府君從蘭溪得春秋羣疑辨二卷題云浦陽長樂朱佺撰後有石陵倪朴跋語謂佺之為人無以考其詳倪距朱未百年已如此今則不可復知矣觀其所述大槩本尊王發微銘序謂其師大觀祖泰山孫氏要亦有所据依矣處士七世孫欽近至宗人景仁處究理家牒并得此文以歸益鐫石時所搨本也鼠齧之餘幾欲堙廢欽遂裝潢成卷請予題甚急予方從容飲即就案疏與之第恨老嬾不能

多記考覈未精審耳足吾之所不足尚望繼予而執筆者焉

題楊仲弘序祖浩然求母事

蘇文忠公同時有朱壽昌嘗為郎已乃棄其官行求母四方後竟得之同州文忠實為賦詩且識其刺血寫經禮佛懺悔數事至今壽昌賴之以傳然談者或諉諸福報而不知母子天性固求無不獲也吾友仲弘甫序祖生謂大似壽昌亦知言矣乎予則以為生母子相失兵

間垂三十年當是時寇孽作連旁近縣鐃鼓所經族驅
羣擄是豈一姓其能免死刀鑕脱身囚隷復為民妻已
甚幸矣顧甌閩崖嶠半萬里黄口稚兒亦何覬其有立
而卒致我以歸也哉然則生母子所遇之時與生所以
求之之意視壽昌益艱險矣雖微寫經懺悔而積誠之
至天弗違之况同性乎福報之來庸詎止是而已

記舊本春秋纂例後

右陸文通先生春秋纂例十卷平陽府所刊本末有識

云泰和三年五月十三日秉文置其裝標猶用宋紹聖間故門狀啇盎金仕宦家物也延祐三年貫客京師而得之校其中闕亡三十一啇從朋友假善本手書完裝綴成袠先生之學其于春秋粹矣春秋言本三家公穀主釋經左主載事由漢立學宫師資殊指故時時彈剌以相高言之哤而道之裂也唐啖趙氏作始析同辨異有義有例明三家之要歸示一王之矩則其道粲然矣先生嘗承趙學著其所聞為書曰纂例徵旨辨疑此其

一也貫將讀而繹之益求二書以卒業焉天既開予以
例安知一書不踵為余有耶葢私竊喜之按金章宗之
十一年改元泰和其三年則癸亥歲也於時北學稱趙
閑閑公秉文即公名知為趙氏所藏無疑後癸亥七年
章宗復土中原瘫於兵又二十五年而金亡矣是書免
於灰殘蹦滅以萬毁一存於壁藏瓿覆之餘傳閱幾姓
幾室而至於余逆而計之亦一百一十六年物也况今
無板本豈不尤可珍也哉得書後二年八月廿五日解

梁柳貫記

跋松雪翁重畫陵陽牟公所作脫韈返棹二圖

宋自端平初士氣漸已萎薾董盧一二閹寺實為之兆或者懲其既弊而深扼之不知覆車之道猶一跡也原始要終之論君子蓋勿少貸焉故端明殿學士陵陽牟公時在西掖棘棘有言未幾以姑孰太守章去國承望風旨以媒孽公短者方如蜂蝟公審知之作高力士為太白脫韈黄太史罷郡返棹二圖且自為贊當是時公

之氣固已高揖李黃而與之肩視一二熏腐直蛇蜮耳就使沉香亭樂府承天院塔記足以為吾詬病雖朝夜郎夕夔道曾何傷哉至德紹聖而後為何如公之先見不可及矣悲夫後端平八十五年蒼龍庚申冬十月四日柳貫書松雪翁重畫二圖後

題東萊先生手書送張孟遠序

呂成公自其再世始居婺婺為余里記童時從諸父丈人行道公履和秉懿與人居冲然也方厝與政陳同甫

以文詞相高氣震厲無芻公在其間截如巨障莫有能闖之者久而二公未嘗不愜于其順而同於其義也張孟遠公同年進士由太末過公公序以酢其勤謂僕方自毒其底滯得孟遠之超軼絶出則窒通而狹廣其庶幾乎余意孟遠亦明儁人哉即公而歸必有不與唐陳同病者矣序誠倉華之藥也清苑楊君祥嘗主處州遂昌簿得公手書此序余客燕見之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況斯文之未泯而典型之具在言之烏可已也東

陽柳貫書

跋高安蔡輔之家藏其五世祖仲舒賜第告

宗制賜進士第命中書行詞其書勑鄉貢進士姓某則南省第一人也此高安蔡中允景祐五年賜告曰石揚休着會稽新昌人至御史中丞卒國史載允言行詳焉諸孫㪍字子重朱文公甞稱其學詩書之澤葢與蔡氏相為演漾令去之三百年想其一時科目之盛而人材之懿則此告之存真如寶龜之遺世其聲休猶足動人

可玩而不可褻也

題天野飛雲編

客有攜雜詩賦一編示余其識天野飛雲而不著撰人名氏余讀未終矍然曰是咀澹而厭華幽光而淒韵其多得於騷家之性者歟何言之甚似也夫積陰之氣為雲凝鬱氛散茫洋太空忽不知其所如雲非能以自神也凡其所以神者風乘之耳彼見其歷九天為一野渺誰憑而誰翼將以為陟陛皇而睨赫戲也耶抑以為超

無為而鄰泰初也耶然則詩殄而騷萌肇於屈宋而成於揚馬豈獨求之聲而合哉容為我遡寥廓而重訊天野之飛雲還有以啓我則騷家之苗裔庶其在是矣夫

跋吳越國命官墨制

右富韜守中吳軍蘇州長洲縣令制署云天福三年七月日而年月日與銜幅疊用吳越國印按天福晉高祖所紀元以世考之錢文穆下元瓘未卒之三年也韜以攝丞知縣事稍進秩守縣令雖其一時一國之制然武

肅王始受梁封為吳越國王唐莊宗入洛乃賜玉冊金印則此所用印是已夫受其封爵專制兩鎮用其印章自署官屬何名為僭哉世或傳落星石制書有寶正年號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五代史獨不載之世家予竊意錢之建國受命於梁梁亡無所於屬則改元而繫之吳越者有不得已焉唐既錫冊遂一用其正朔至崎嶇航海納貢中朝以保有其民使之完富安樂益三世四王邈如一日是宜子孫繩繩食其忠順之報於無已

也秦漢而來每命一官輒刻印使佩之其章綬率有差等隋唐軍興始用板授後易以告身又有墨制大抵趨於便矣吳越以墨制命官史既闕書而蘇於三吳之壤為中前唐後宋第因姑蘇名州豈當時以為巨鎮嘗陞軍額統州若縣而地志亦遺之歟歐陽公序集古録謂可以正史傳之闕繆者此也此制流傳幾姓而王之裔孫昌化主簿君適得之誠一家之鎮寶哉

題趙明仲所藏姚子敬書高彥敬尚書絶句詩

後

高公彦敬畫入能品故其詩神超韻勝如王摩詰在輞川莊李伯時泊皖口舟中思與境會脱口成章自有一種奇秀之氣人見其出藩入從而不知其遊戲人間直其寓耳姚子敬所書絶句十餘皆昔所逮見公詩之佳豈止是哉京城有隱者何得之褱與公及鮮于伯機同學為詩年近八十而終嘗作詩題公墨竹亦蕭爽可喜因明仲好尚不羣手録遺之或可併寘其篋衍中也

題北還諸詩卷後

貫念歸既切方次前詩卷軸間留為山中故實屬被命考試進士上京抵冒寒沍千里驛行風凌雪厲志念艱窘回想舊遊盎不啻鼎魚之思沫而蛩蟲之語甘也間諗之翰林修譔楊君廷鎮以為蘇李後上下數千年詩人賦客未必能以此時深涉此土今吾徒驅馳使事單操寸管以分剖銖黍於經術詞藝之門非皇靈廣被文軌混同亦安能自與于斯哉故鞭蹬疲咒之餘竊為詩

一二以賦物寫景然抒吾懷之耿耿而閲吾生之孑孑情在其中矣傳曰聲成文謂之音若聲與文則吾不知之也泰定元年正月十一日貫自題

跋虞司業撰嶺北行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

文

自予遊京竊從廷臣知邊事者一二言和林城其地沃衍河流左右灌輸宜雜植黍麥故時屯田遺跡及居人井臼往往而在蓋陰山大漠益南數千里控扼形勢此

為雄要大德中邊庭嘗一擾矣亡幾天子爲輟右丞相
順德忠獻王出涖其省事至則息兵勞農修傳置通貨
財而先是王所遺留屯青海帥臣張某亦以其田功來
上未踰年士氣民情安全如初王薨而張遄遄死屯耕
事即廢雖重臣踵接率蹈故常無復長慮後憂迨關陜
變起倉猝馳潰卒數十百騎闖門來責軍實則上下顛
踣失措兵民相顧幾無所繫屬賴皇靈震烜尋自引去
而譌言屢驚猶越月踰時方大雪塞野饑人狼藉道上

趙郡蘇公時以左右司郎中始至即白發倉實計口予食以哺之又下急符趣北境轉輸益募商人高估入粟充其儲峙縫紉調齊窮智畢力一年而端緒見二年而品式具滿三年而民庶樂遂人忘其艱郎御史行邊者還言治狀朝廷輒加慰勉方以代往遲公歸用之而公之精力已疲耗于是甫及京遂卒葢和林城國家始以宣慰使治其處於後建省常選勲戚大臣以鎮重之至郎吏亦優秩假寵其勞効灼灼則或階之以踐樞要然

十數年來道路閒可指稱者不過自王以及公豈非以其時之所遭而易為功歟予見當今藩府望僚持文墨議論以與其長相上下每軛于盛氣不得展布甚則挫辱詬駡出危語中傷之者皆是也以公敏裕肅給獨能謀行政施較著若是其所樹立有足動人矣使公幸當王時策邊防利害一一為王陳之必能精訓練備耕戰三二年中計稱海之粟足支並塞數歲之食然後揚聲以暢天威將薄海以北無不嚮風讋服豈有黑子著面

之足慮哉得其人而或失其時天下之事皆若是而已予讀公墓隧之碑而知其述作之意公所歷官其設施無一不可書者和林之事紀載獨詳此則史氏特書之例也夫事以顯諸文文以實諸事虞君之為是辭固以公之制行于古無戾其業盛則其言豐其理直則其法備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矣然予區區表而出之則以其不盡於用者為公悲而以其狃于晏安者為世戒因予言而興起于斯文今不敢必其無人焉耳泰定元

年十二月廿八日東陽柳貫識

曾國王文定公家傳後題

自紹興和議成而在廷在野諱於言兵養安忘恥至隆興内禪則已二十年所矣壽皇始志未嘗一日不在中原奈何淮江荆襄之師出輙敗衂尚敢望其闖鞏洛而窺恒衛也哉淳熙初年曾公時以翰林學士次對極陳自治之策其要在擕持法守觀釁俟隙今未可以輕淺動也于是首當帝念即日除簽書樞密院事尋由同知

進使遂代趙魏公為右丞相又代梁鄭公為左丞相壽
皇任相其專且久者獨公前後凡歷十四年乃罷帝既
親履成敗益知矯輕警惰之言為有味一時收攬衆正
申飭邊防將以汔就安疆之勢大抵多公發之也論者
以為强榦弱枝似矣而祖宗遺大投艱之意為何如是
不知古之君子其謀人之國者料事制變有本有末而
先後利鈍初不暇計龍川陳同甫三書五論非不朗烈
俊快然要其成效則亦書生無用之空談而已天下之

事益必審之而後知體之而後實有所得以庭堅不祀之論律之則公之此心固與諸葛孔明王導祖逖者同諒矣不然何為子孫繩繩至於今而未墜也貌予晚出幸嘗早從鄉長老遊竊識公事一二備官京師而公之曾孫新瑞安州判官文彪字君采赴調適來出公家傳因誦所聞繫之卷末識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在吾君采克之何如耳泰定二年二月十又五日太常博士柳貫敬題

原書魚尾上書名譌誤

跋唐李德裕手題王維輞川圖

唐詩辭之盛至杜子美兼合比興馳突騷雅前無與讓然方駕齊軌獨以子李太白而尤高孟浩然王摩詰之作後人謂清詩秀句為知言是不單論其辭矣摩詰本太原人其別墅在京兆府藍田縣南輞川口即宋之問莊丘壑邃美既擅名關輔而又得道友裴廸相與吟嘯其中益去尚書右丞在乾元以後冲襟曠度放寄林泉物豈能嬰拂之哉子美有解悶絕句十二首其一謂摩

詰其一謂浩然浩然隱襄陽鹿門山終身不仕子美獨高是二人而惜其不得見之當是大歴初元索居夔州時則凝碧管絃之恨正有以深亮其心與上疏請釋房琯先後一機耳見世之以甁汲畚積爲高深竊負譏評之柄以幸售其娟疾之私者爲不足道也舊傳摩詰作輞川圖好事者遂多臨倣此卷有李文饒題尾又有諸鎮節度使印脗墨亦近古文饒在唐爲再世相家異時牛李之禍萌于褊而成于忌以子美槩之抑宏遠矣子

嘗有觀畫之法以為以畫求詩不若以詩求畫家有輞川集每每喜為人誦之今京師塵土中忽見此圖為之慨想無已然予亦豈偏愛古人者哉

跋鮮于伯幾與仇彥中小帖

異時論至元間中州人物極盛由去金亡未遠而宋之故老遺民往往多在方車書大同弓旌四出蔽遮江淮無復限制風流文獻盖交相景慕惟恐不得一日覯也故遊仕于南而最愛錢塘山水者予及識其五人焉曰

李仲芳高彥敬梁貢父鮮于伯幾郭佑之仲芳敬彥與至時作竹石林巒伯幾行草書入能品貢父佑之與三君俱嗜吟喜鑒定法書名畫古器物而吳越之士因之引重亦數人彥中廉訪公還自南閩嘗為伯幾留連旬月時趙子昂解齊州歸吳興頗亦来從諸君讌集予雖不及接廉訪公而聞其鼓琴自度曲時時變聲作古調能使諸君滿飲徑醉亦燕薊間一奇哉又數年仲芳以行御史臺照磨官先死而佑之出為宣府判官伯幾得

太常寺典簿亦死廩訪公居高郵疾病舁醫揚州死彥敬晚登朝至刑部尚書守大名貢父以集賢為學士子昂自翰林承旨乞身歸皆得年後死離合存亡其不可復計者如是而錢塘人至今傳詑諸君以為是于吾土有緣然則文士相從之樂殆亦造物者之所深靳雖欲累取迭致得乎予官京師特克紳公之子監察御史公哲出佰幾此帖而子昂實題其後企音徽之遂遠悵丈會之寂寥志其盛以悲其衰鄰笛有聲予時掩耳而避之

矣

跋陳慶甫所藏鮮于伯幾書自作飲酒詩

鮮于公面帯河朔偉氣每酒酣驁放吟詩作字奇態橫生此飲酒諸詩尤曠邁可喜遇其得意往往為人誦之予亦尚竊識其一二蓋慶甫掾淛東公為都曹其將去官則大德三年也又二年而公亡矣公在時具書人已貴重況今後之二十年餘明珠拱璧果何足珍惜哉

題秋池樓觀圖

四十年前予見杭越間故侯邸第有此景耳今皆化為茂草荒墟而畫圖形似宛然在目盛衰之變何可復計予蓋不及其盛時況後於予者哉

書文集賢撰歐陽復初父墓誌後

論季宋人物世稱丞相信公之節之義而信公之學蓋出于歐陽氏歐陽氏有曰巽齋先生者當穆陵時侍講禁中最為江文忠公所知廬陵人至今家有其書廬陵之學大抵歐陽氏之學也國子進士字致遠於先生為

從子是嘗與信公友善集賢君所誌宜得其實然不知致遠之名猶及附見信公家集否乎世學之重復初其慎之哉

跋歐陽文忠公墨蹟

此六一公集古錄中元結撰陽華巖銘跋尾也結誠好奇矣所以汲汲于奇者豈亦有矯而然結何可及哉公之此論不寧為結千百世而下為人為文皆當取法于斯焉抑好奇而不失乎正結之為結公固知之他人不

知也

題楊文節公手書學箴後

廬陵文節公始登朝時蓋與新安文公並名學術詞章要有同者然以廬陵之光儁亮潔新安之博碩粹精俱足以上當阜陵特達之知矣此學箴九十六字是文節遺墨新淦曽貫之携以示予予謂敬齋箴實此箴之目而此箴又敬齋箴之凡也惟得九方臯相馬法者可以審其同哉

跋江陵項平甫為李文定公作盤居詩

項平甫先生初仕為會稽教官時呂成公解太夫人服來越省伯舅曾公愛其才薦之文公文公遂器許之由是登朱張氏之門其書見麗澤集中平甫世居括自其先人始家江陵而括之墳墓至今存焉後以言官胡紘嘗出力攻文公蓋與同鄉里秪稱江陵學本經誼拔根摘葉必極蘊奥計其輩行當在李文定公之前蓋文公守南康文定昉從之遊二公同出異流宜其交相引重

不置也文定廬山人作書院建昌取公擇尚書白石庵山房舊名寓之而盤居者文定晏娭之所平甫賦詩六章題云為盤居主人李敬子作所謂寶峰之陰雲居之陽其地去書院應不遠一時文獻之盛綽有乾淳遺懿下是則茫然矣宜黄李敬心曩以建昌郡文學攝承山房祠事因覽平甫之詩而有得于文定之所以自樂者歸亦扁其齋盤居粹乎尚德之意哉敬心早志于道今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屢稱之文字間臨川論經少許可

獨深味平甫之言敬心之取之抑其尊聞行知者歟然則戴瓔弁玉簪而曳霞衣月裳人之望君者如是而漸以中止屯以正行君之自得乃如彼何哉非審夫時物之情者殆未能終悉之也敬心索余言繫詩後姑槩叙之

自題鍾陵藁後

余寄鍾陵三年無吏議之恇怯有拙者之逍遥每情至景會往往託諸吟諷以自識其竊禄之幸隨其所得輒

亦次之藁卷撥諸風人之優柔賦客之微婉豈能希其干一哉臨川學者危太樸謂余有一日之長羸糧扉屨忽肯来貺留連旬餘請出余卷而誦之乃獨有會于心手抄以實歸槖言将置之雲林山房以與厭膏嗜古者共之然余之詩出於余心宣於余口無雋味以悅人無鴻聲以驚俗上不足以企乎古下不足以貽諸今不過如嵇康之聽鍛阮孚之着屐以足吾之所好而已太樸之取之也其與余有同乎有不同乎余一不能知之也

余山中人旦夕受代東歸以是詩置諸山中則林猿野鶴其將有以亮之矣

跋新建龍澤書院本末

當胡文定公與其子致堂先生留館龍澤山中正紹興初議棄地講和時也其假辭春秋著王伯内外之畧君臣父子之倫以竊附于復讐之誼今其書列在學宫則是龍澤山中一草一木猶能知公措辭之嚴而執義之正也而况故老襲傳漢南州高士徐孺子亦嘗讀書其

地先賢軌躅宛然未泯而可忽哉里佳士熊若明能興其景行之思割已田以薦祀事賢矣曼碩内翰又能倡諸樂善之友身任買地建祠之責豈不尤賢乎藐兹晚出濫竽勸學敢三誦緇衣之章以庶幾乎聞風于千載之下而有以窺伊闗淵源之所自在此而不在彼也

跋谷平李氏家譜

谷平李氏始唐歷宋迨今天歷改元之明年藉譜以見者十九世盖西平第七子觀察江西卒葬宜春子孫因

留居而谷平之祖上距西平七世并譜見十九世為二十五世矣西平㝠背在德宗貞元九年其歲癸酉閱五百五十二年而得令巳巳夫固遠哉以五百五十二年之久而更二十五世之蕃其嗣胄支庶有源有委可考不誣則以譜存焉耳譜為明宗收族而作者也使道散俗媮之餘知禮之家又不為之立譜畫系以聯屬之則仁義之根株既礫而孝弟之條肆愈戕世變日下將不止如塗人而已此家之有譜所以為防範人心之一物

而世固鮮能灼然知之也今谷平此譜之存由其積累之有自而維持之有人李氏其知是意則雖更閱二十五世而至于千百何賸乎予是以具論之

題江磯圖卷後

此江磯圖淮陰龔聖予先生所作余初見先生錢塘湖東年已七十餘疎髯秀眉頎身逸氣如古圖畫中仙人劍客時時為好事者吟詩作書畫韻度冲遠往往出尋常筆墨畦町之外時余稚齒方出遊諸公間雖不敢牽

辛先生為之而心實企慕焉此圖為弁陽周公謹作公謹故家多蓄法書名畫先生之死盖後公謹數年而公謹之子孫今盡棄其所藏余在燕嘗見其三四曁來豫章見集古録蔣洪仲家今又從盱江周道益見此圖然不知此尤物何以能無脛翼而飛行至是耶錢塘故都未及百年風流文物掃地盡矣獨其書畫之所存猶可想見其彷彿此固重夫攬古者之一慨云爾

跋朱文公與馬會叔尚書二帖

右嶶文公手書二帖淳熈禮部尚書馬公從曽孫瑩彦珍所藏文公與尚書同朝有交游之誼前一帖謂時論一變朝士多不自安所幸已在山中誤恩又得丐免似可少安然事不可料正恐亦難自保此正免南康辭江東轉運副使歸武夷山居時所遺後一帖謂舉子倉令歲不免自為受輸又謂此間歲支三四百石而倉息僅及其半若得檢照舊例支除本錢乘此冬收糴數百石更三兩年當無闕乏之患也此必除知漳州上任後所

遺葢時尚書公為福建安撫知福州漳其屬郡公至漳知其事獘欲稍為疏理故有是請耳于以見前輩士大夫出處進退之間不惟沉幾先識足以表世而憂國愛民之意尤懇懇如也子澄則靜春先生劉氏其諱清之前帖言其始病而後帖遂悼其死又以見兩公篤夫交友之誼死生以之亦豈今人所可企及哉所謂時論之變何世無之在朝在野顧其自處何如耳故家文獻雖遠猶存因攬遺墨為之降歎輙書其後而歸之

跋朱張吕三先生手帖

當三先生之學行於東南之時小人或公肆詆欺而誠合志孚尤不為無人葢宋三百年陽消陰長之候肇於熈豐成於建紹而極於泰禧之間上虞李莊簡公則尤為咸陽所深嫉者也直徽猷閣潘公德鄜以黙成先生猶子婿莊簡家而與三先生問學切劘文公嘗誌其墓謂曽覿貧賤時嘗以詩文見及貴絶不與通使人來致殷勤亦輙不報其自信為何如此卷三帖曰提刑中大

者德鄘也德鄘以提舉湖北常平茶鹽改湖南提點刑獄公事故帖中首及湖南諸郡窖闕與修復石鼓諸事舍人公集序謂默成也今見公集中曰文潛文授者莊簡二子也宣公帖去都督府書寫機直文字持母夫人喪時所遣成公帖亦居曾夫人禫服時作也今觀三帖隱憂世故砥礪學業藹然君子之言是豈與隨世殄滅者並哉帖今為餘姚徐氏家物徐氏而能聞風興起則亦豈不得為君子之徒也歟

跋司馬温公修通鑑草

餘姚徐氏藏司馬文正公即范忠宣手帖修通鑑藁一紙凡四百五十三字無一筆作草則其忠信誠慤根於其中者可知已永昌元年其歲壬午晉元帝即位之五年也自正月王敦將作亂至十二月慕容皝入零支而還每事第書發端一二字或四五字其下則以云云攝之校今通鑑是年所書凡目時有異同此或初藁而後更刪定之歟始公辟官置局前後漢則劉貢父自三國

七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訖五代則范淳父至于削繁舉要必經公手乃定此永昌一年事公不以屬道原而手自起草何歟然則文正忠宣之手澤所存猶足企想元祐一時際會之盛豈固以翰墨爭長爲可傳哉

跋韓魏公手帖

此魏國忠獻公手帖末用安陽病叟印識所書名上筆意方嚴儼然弁冕紳韠之容其心術之所形固足以强本朝而壯國勢矣公八世孫性字明善定爲答歐陽文

忠公書葢文忠以治平四年自政府出知亳明年移青又明年有太原之命堅辭不受遂改蔡以太子少師致其仕忠獻時亦自陝再易鎮鄉部文忠薨於熙寧五年忠獻薨於八年於是熙寧之政浸非治平之舊而宣靖之禍已芽蘖於其間然則忠獻之料其必辭而喜其遂請有以見愛人以德之真而前輩所為固若是嗚呼是足以觀世變矣

跋鄭資政雪竹賦

昔予舅鄭公子有保愛其先世故物如寶玉大弓罔敢失墜念先正資政公所作雪竹賦真迹不可復得則求名手象雪竹於卷復請里中前輩用行草藳體雜書是賦其後予三十年前見之公家陵雲山房今病耗十忘八九恍袖簡之末亡如白水之再見為之驚詫雜喜把翫不能釋手盖自公下地家之所藏皆雲散鳥滅而此卷乃獨賴其猶子子叔得不為他姓之所覆奪意北山之靈在所護持使先正之高風勁節因是弗泯猶足以

為後人憑藉之地不然一紙墨之微亦安能傲兀世變而獨存哉此賦資政公未遇時作觀其負荷奮起之辭既有以信夫平生事業之著至于積羽將沉泥塗可抜則晚節竄斥流離之禍又已兆見于斯使當時媮合苟容之念一萌于心則絺繪雲月雕鏤冰玉祇以取嗤來世雖孝子慈孫欲為之抆拭以葢往愆誰其信之此士大夫所以砥身礪行常不敢後也葉公昌父小草出入章草羲獻之間潘公希聲行書全倣顏徐迹其詞翰風

流猶足想見承平故家文物之懿謂予知有管仲晏子則予豈齋人而已

跋家中所藏文公帖

予家舊藏文公答文叔明府一帖語真意切當為門人高第之宰於近邑者發也所云幸幼安過此極談佳政與諸朋友書不諜同辭者雖即其實而賛之固所以深致策勵之意也學欲其成已而成物使夫學道愛人之訓講之不素則雖有是心而倒行逆施民有不被其惠

者矣然則所貴乎游於大人君子之門而望其漸摩成就之益者蓋在此也幼安濟南辛稼軒於時必為本路監司而考之文公集中及門之士字文叔者五人帖既不著氏名亦莫之能定矣然以端叔嫂後来已安樂末也之語而推之則集中五人獨潘文叔有兄弟曰端叔赫叔此或潘文叔未可知也帖中亦及斯逺叔謹按集有與徐斯逺周叔謹往復書問今何從考質其是非姑竊記之嗚呼予生也後年運而往學絶教乖文獻不足

徵矣若是數賢文公嘗所推重宜傳而不傳今將於何
而詮之耶昔者夫子之杞之宋而憂形于言其有以也
夫其有以也夫

跋夏敬仲八詠賦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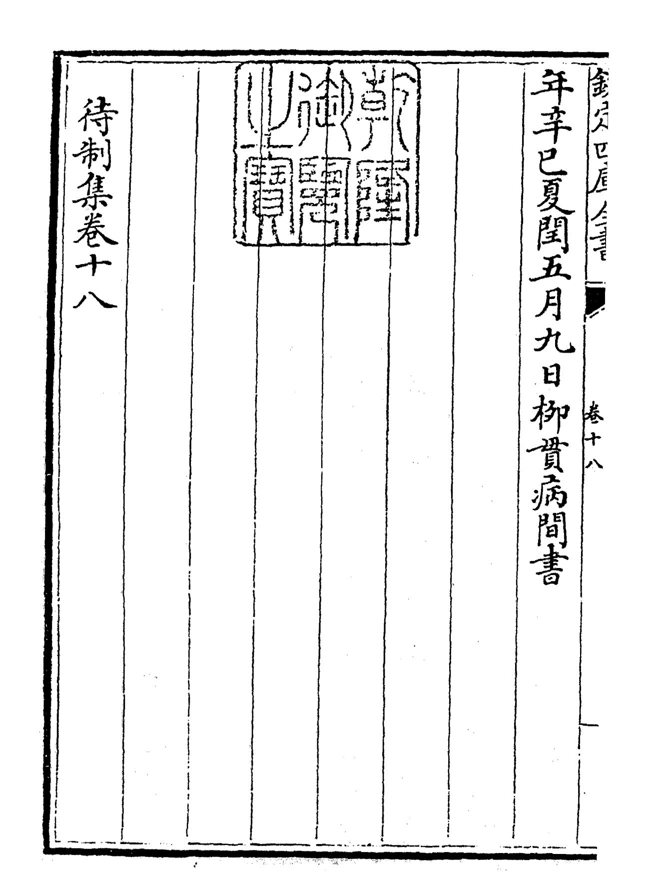
昔予從鄉先生學為文得八詠賦序而觀之以為理明
義莊辭全韻勝必如是而後可以言文欲蹈其繩矩襲
其步驟嘗試為之而才劣筆弱終莫能近信鉅文傑製
之在天地間如福物異瑞要不可多見而屢得之也其

後借書故家始見二賦而其序篇則固宣義郎致仕夏公敬仲先生之所作公登慶元丙辰進士甲科一為安慶軍節度推官遂致其事其學出于東萊成公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言非難言而有其實為難耳夫其立言之正發理之真則持之以游於大人君子之門雖等之游夏吾何歉乎哉公之六世孫逢慶從予游録得此序并其二告為卷請為後題

宋制甲科第一人注簽書節度判官第二至第五注節

度推官掌書記五人自為一等故告中云謹件夏明誠等五人慶元二年右丞相則京文忠公鏜叅知政事則謝惠正公深甫何公澹此渡江後極盛之時于時吾鄉者碩俊乂叅立朝野各以文辭義理相高以有儒先為之表厲也今去之未二百年耇老淪亡文獻掃地而盡若予之衰惰猶及與聞前修莊論之一二而旋顧後来何其繼猷踵武之甚稀也每一思念為之凜然因遂慶請題而併及之亦庶乎其有聞風而興起焉者至正元

年辛巳夏閏五月九日柳貫病間書



待制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待制集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貢生臣劉塏

待制集卷十九

元　柳貫　撰

題䟦

䟦范文正公與楊處士帖

汝南文正公之守越在落職守饒徙潤之後於時楊公適隱慈谿大隱山中聞公涖郡欵門納謁是將進夫薤水之規而非欲要其區區觧裾之勤也闇隷抑不為報公聞而遺書厚謝其過鴻冥鳯縹其企想為何如自古

君子之相與固有欲見而不能求之而不應者則夫一時會面輸心之益未必果能貸夫終身尊德慕義之誠所以先憂後樂而繫天下國家之重者楊公不為無助哉公薨迨今二百九十八年而此書故在餘姚徐氏適購得之餘姚去慈谿不數舍而近文獻足徵將不止是而已

跋范賢良手帖

宋之中葉尚論世家范氏最盛髙平成都人門煒奕角

立相望吾鄉蘭谿之范雖稍後出而學術之正掩於前
聞紫陽文公集註論孟載二范氏其一成都太史公淳
夫其一蘭溪賢良公茂明心箴九十六字發心德之淵
奥示鄉學之範圍而的然系濂洛之統緒不可誣也此
賢良公與從子觀國手帖其家猶寶藏之然則曲阜之
履文貞之笏豈能獨珍哉

跋王給事射中帖

宋之敵國稱契丹女真然渡河前後國勢有難易故夫

邦交之禮未免隨世重輕淳熈中孝宗臨御滋久誓雪讐恥之志日益拳拳給事王公實以中書舍人為賀金國正旦使奉幣北庭因燕命射意將以是弱我公一發破的固有以張中國之威而褫旃裘之魄矣于時衆正在朝四維未殄公一儒臣單車銜使乃能折衝禦侮于尊俎間尚得謂之無人乎哉此公還次嘉禾所答新舊手帖既喜途中不甚極寒而又以射中為偶然其言誠切有味使當引弓抽矢之際内志一有不正祇以貽辱

命之羞示行巳之恥簡牘雖存人將唾視之亦何足以為子孫奕世之重哉至順辛未公之元孫君起澄官吾邑以帖示予故予識其後以歸

跋蔡忠惠公談讌帖

蔡忠惠公之於書如孫吳兵法奇正相生不可端倪固當為宋書第一矣此談讌帖用粉紙作草筆意奕奕入神蓋粉紙不留墨行草尤難也

跋李陽冰篆天清地寧四大字

曹尊師正順傳寳其先世象州使君所藏唐李監篆天清地寧四大字偉竒勁挺宜非少温不能作矣按是四言出老子下經天清地寧者道之用也充其用則萬物以生而侯王以天下正道固無為而無不為學其學道其道之四言者其權輿乎昔李監之為是書已莫知其所因而象州之得是書亦豈能逆計裔孫之為是學用是道哉然則謂世間有形之物必有其兆兹可徵矣今尊師将摹本託諸鐫刻故予為識下方

跋趙承旨書顔魯公麻姑壇記

顔書麻姑碑有大字本小字本小字楷法尤精緊比聞舊石燔毀山中雖重刻已無復當時筆意此趙文敏公自用其體作書虛一真士不以藏之括蒼名山而因仙都道友聶澹泉之請慨然援而與之澹泉方住杭之報恩觀云將求貞石刻之山中昔方平之過蔡經蓋欲東之括蒼則麻源括嶺固羽車龍駕所嘗往来者也安知按行蓬莱不復見麻姑仙爪爬背時耶此亦一仙都彼

亦一仙都寶書所在虹氣經天又寧能獨謂神仙狡獪變化而少之耶然則虛一澹泉其皆法籙尊嚴而足以當篡懿流光之盛者耶

題山谷書士大夫食時五觀

禮始諸飲食而飲食之所由以始又不可以莫之思也黄太史平生薄滋味晚歲再竄蜀蔬食終日至斷葷血其知厚味腊毒之戒者矣食時五觀用衲僧存觀之法為君子省察之具一則曰計功二則曰忖已三則曰離

過然則道業之成應受此食是為正事良藥萬鍾九鼎
夫何加於我哉太史書蘭亭之變此卷奇正相生所謂
孫吴之兵也蓋粉紙不受墨最難作字太史為之乃更
遒密此吾徒所以望之而再拜也歟

跋范文正公八帖

三哥節推手簡

歐陽公撰公神道碑言五代之際世家蘇州而富鄭公
誌公墓敘公之先始居河内後徙長安 公此帖乃云或

聞祖先元是藍田人藍田在長安西則五代以上譜亡久矣其謂天平立碑欲訪祖宗文字及先代官告并三哥自傳聞事今集中不載葢公有此志而未及為耶三哥者其尊屬也又謂鄉中多不熟地界使然或回換得數頃髙田則婚嫁可以指望于以見公尊祖敬宗出于真誠而他日買田收族之意實權輿于是然則出當盛際而屹為一代宗臣子孫百世其由來遠矣

許下帖

此行次許下答欽聖帖中云示及省榜兒子與李教授謝家兄弟俱過省兒子即忠宣忠宣皇祐元年進士公以慶歷八年由鄧州求守杭明年三月十一日次許得書正南省放進士時也欽聖不著姓今亦莫可考而籤題蔡欽聖抑何所據哉

翰長帖

此答翰長學士帖不知為誰言近以此事謁見今聞彥國之好不復言之亦甚减憂其先憂後樂之意何如哉

蓋慶歷中鄭公再使契丹和好始定中國於是息兵埀五十年彦國鄭公字也所云邊上乏人且免從事或稍寧息即有邱園之請則公為西帥時耳至恐門户一變有悖出悖入之禍不惟公家子孫所當服膺而凡士大夫皆當寫置座右以比盤盂几杖之戒者也

朱氏三帖

右文正二帖忠宣一帖皆與長山朱氏文正前帖末題明道二年表侄延之領後帖題慶歷五年延之領公景

祐四年十二月自蘇徙知潤州明年寳元元年正月十
三日赴潤前帖首云今月十七日至丹陽禮上月日似
矣而年與譜頗不合慶歴五年公自右諫議大夫叅知
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後帖云大郎來此既不修
學又無事與他勾當兼異姓恩澤卒難得便次陳乞語
出真誠不為矯飾知為公言無疑盖公幼孤隨母適淄
州朱氏登祥符八年進士第時猶以朱為姓後乃復范
氏及貴乞用南郊恩贈朱氏父太常博士而以廕官其

子弟三人此所謂七哥豈公同母弟耶前帖稱秀才後帖遂稱官人則補官後書也朱氏于公有長育恩宜于死喪患難極意料理動静休戚必置懐抱至于居官臨満直須小心廉潔稍有點汙則晩節飢寒可憂更防兒姪不識好惡之戒此其忠厚惻怛之意溢于言間雖子孫世守之可也忠宣帖絨題云尚書右僕射范某外封且識以高平郡公印必晩歳在相府所遣公之父子以忠義傳心一筆一畫皆謹厚有法度視夫躁急如飄風

驟雨者為何如哉

尹師魯二帖

景祐二年公上論遷都事與吕文靖異議黜知饒州秘書丞集賢校理余靖言加罪言者非太平之政坐落職監均州酒稅而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又言范某義兼師友乞從降黜亦坐貶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稅此二帖皆尹公在郢時公所遣問若曰日給外月有横費家家如之至於收檢卯酒候送鄧醞合花蛇

散和方送上此見朋友有救卹通財之義而惟君子樂道為能盡之也其後公鎮鄧尹公再貶監均州酒稅輿疾来鄧以存沒託公則公之于尹可謂生死不易其諒者矣然楊洪二公跋語第二帖是自均来南陽時且以不須與衆云云為戒今帖中無此語然以動止休勝及報他貧且安也等語則非在均時矣恐此跋非此帖也前帖銜縫有王厚之順伯陰文十六字印知為順伯所藏順伯臨川王和父之孫好古博雅為中興第一㨿文

公與之友善集中載其書問可考也田元均諱況蓋謚宣簡公

韓魏公與徐州孫龍圖書跋

汝南文正公皇祐二年以戸部侍郎出知青州充淄濰等州安撫使明年壬辰公年六十四徙知潁州夏五月二十日行次徐州而薨時孫威敏公守徐實為公治喪具赴告於魏公魏公方再判鄉部遣文致奠併移書威敏請令幹吏同辦惜一老之不憖歎保障之無人情至

辭哀有篤棐時二人之意先是公守鄜延大臣謂公不當與趙元昊通書請斬公咸敏知諫院上書為辯乃得降知耀州則咸敏之于公可謂有始有卒之知而亦豈私厚公哉此帖今藏范氏固當附之祭文與之並傳可也

跋蔡忠惠公帖

清溪為泉州屬縣此帖必忠惠守泉時所作蓋忠惠以皇祐間請郡便養遂得來泉一尉貪墨於政末為大害

而忠惠猶按發其私曾不少恕于以見旌别淑慝古之君子未嘗不以之自任提刑司封莫考其人所謂承制不别狀者按宋制景德中置諸路提點刑獄公事以朝臣充副以武臣閤門祗候以上充天聖間罷明道二年復置内殿承制武階官在崇班之上此或其副未可知也觀光以此相示漫志所聞若夫尚論忠惠書法亦何俟予言哉

跋范文正公黄素小楷伯夷頌

文正公以寶元元年赴潤道謁狄梁公廟為之作記立碑又十三年皇祐三年鎮青社用黄素小楷書伯夷頌寄蘇才翁葢去公薨半歳耳於是公屢以言事忤旨出𣪪外服知其道之莫可行也所以仰睎古人而于伯夷之清風梁公之大節竊深慕焉攬公之迹可以諒公之心矣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兹非其徵乎

跋睢陽五老圖

睢陽五老圖今藏姑蘇朱氏朱氏故兵部郎中諱貫之

裔蓋郎中在五老中其次四作圖時年八十有八矣其孫後以金兵廹逐渡江僑居姑蘇聞畢氏世傳是圖遂以地入畢氏而易得之圖為朱氏物數世尚寶藏無恙而其曾孫德潤復以藝文遊縉紳大夫間世澤之滋于是乎在自兩河失守棄家南徙是不一姓問其系緒且吃吃莫能道況望其寶有先世遺像而尚論其世如吾朱氏者哉

跋蔡久軒書謝丞相遺事

宋有天下晏安三百年固學術扶持之力而小人乘間抵隙亦或藉為惡直醜正之具元祐姦黨慶元偽學所以誣衊正士銷沮元氣者如出一軌然格人元夫不過其披猖横潰之餘而徐為覆護圖回之計未嘗不深致意焉嗚呼亦天相之矣徐嘉一蚩妄人而欲詆誣文公售其姦欺使惠正在當時不有以顯斥其非而陰折其萌則貽禍斯文將豈在秦李下耶此惠正遺事出久軒蔡氏久軒親西山先生孫所言宜有考是可以正史氏

之失矣予故得而具論之

跋胡古愚鑾坡小録

麟臺備太史記言之職而北門掌書命唐宋之制然也今併屬之翰林專且重矣記言一職耳而孫覿撰麟臺故事上中下三卷載纂述論撰之制已不勝其詳今古愚所次小録殆孫志也然特備古愚之所經見而前後沿革猶有待而後具循序而升近在旦夕予顧因古愚續録而有請焉

跋張魏公書心經

紹興二十六年魏公既葬其母夫人還次江陵上書論和議之害臺臣湯鵬舉承咸陽風旨刻其覬望再用有詔前特進張浚依舊永州居住又明年戊寅紹興二十八年也徑山妙喜老人與公為世外交乃遣其徒了賢自浙入湘問公安否公為手書此經以贈觀其用筆沉着結體靜深無一筆出離規矩繩尺之外然公初未嘗以書名世特其勁偉之氣充積於中故形之筆畫自然

無毫髮之遺恨也賢常任豫章上藍嶽文公集有為賢題魏公帖跋語豈即此經耶

跋鄭左丞所藏中朝諸老手帖

延祐中上方紹隆文治耆俊在服天下庶幾日望隆平平陽鄭公實朝夕左右彌綸潤飾以成其豐洽之功者也于後公分藩持節久次外服元老大臣懷想不置移書問勞因其簡牘之存固可以想見衆賢和朝之盛矣某疇昔承乏班行嘗得瞻望諸公履舄之末光今幸從

公竊觀翰墨於典刑淪謝之後貞元舊臣獨豫齋王公迂軒趙公與公如大嗚之三趾為四方之具瞻大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請歌以壽公又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請併歌以為世鑑焉

題袁仲長所藏松雪翁書洛神賦

洛神賦大令嘗屢書之世傳十三行者以其所見入石非可遂以為據也柳誠懸謂人間合有數本則固不止是豈他本誠懸亦未之見耶此松雪老人所書全篇雖

自用其體然應規合矩可謂善學大令者歟今人觸目

贋本一見便疑其非然不知其中固有不可以偽為者

矣徵仲長盖未足以語此

跋晉卿所得牟方仇三公詩卷

某年長於晉卿而出遊諸公耇老間乃在其後於時陵

陽牟公居霅新安方公居杭如成都兩石筍之相望人

固知為神物而不可狎近之也然二公之於晉卿皆能

破去崖岸折輩行而交之則二公之鑒賞豈私一晉卿

者哉方韶父劉元益吾鄉前輩而某之執友也韶父國子進士元益太學內舍生嘗與仇仁近在京庠同業最久且故宋後皆以詩鳴其貽書介晉卿以謁者固將引而進之於道非有所覬爲利達計也今五公相繼下地而晉卿與子亦既老矣然自其時而觀之則世好之酸鹹已戛戛乎不能以相入特未知後是又如何爾晉卿裝治三公贈詩成卷因識之其末如此

題高尚書畫雲林烟障

房山老人初用二米法寫林巒烟雨晚更出入董北苑故為一代奇作然不輕於著筆遇酒酣興發或好友在前雜取纁楮研墨揮毫秉快為之神施鬼設不可端倪今俗工極意臨摹豈能得其彷彿哉昔米元章嗜石見輙再拜予所甚愛其能無修容乎

跋張直夫先生所得家樞密四詩

樞密家公之奉使祈請此何如時盖辭命方申而運祚已去夷然羑里之拘痛甚秦庭之哭公之是心知有名

義而不知有死生春秋之用深切著明固一世之偉人哉於時吾鄉張直夫先生亦以太學諸生從狩京都公一見待以國士雖其言議曲折槩莫能傳而贈言在紙尚懇懇如也先生之嗣子樞寶藏益謹復為辭請京兆杜原父用隷古書之繫於其後貫從樞借觀作而言曰夷齊之事於商為烈而太公謂其義人扶而去之然則公之所以自靖自獻而世祖皇帝之所以函容覆護之者是皆綱常大計之攸繫漢唐末際胡可擬哉公詩四

章其一雪山辭也著歸潔之意與朋友共之其屬望先
生則誠在矣宜樞有以表見之也

跋葉南康撰書俞果齋先生墓誌

果齋先生學足以致用而湮鬱勿偶一時牧伯之賢欽
其行義至則款門顧交如陳蕃之於徐孺子李及之於
林君復亦足以表世而厲俗矣葉史君其高第弟子也
實為製文銘墓且即書之揭德振華不其至哉然子于
史君則重有嗟焉使其晚節有以自靖則手澤之存雖

與魯公同諒可也嗚呼惜矣

跋仙都府君王公手書碩畫

昔仙都府君讀資治通鑑取其有關於天下戰守大計者凡九則手書之題曰碩畫藏于其家時則南北分裂畫江自固時也其後魯齋先生發篋得之裝潢成卷識夫為學之大用固在於此一道相承將以推之事功豈曰呻吟佔畢之末而已也自淳祐庚戌裝潢迨今元統乙亥閱世八十有六而貫始從其家借觀撫事變之滋

異攬遺墨而興嗟則夫新亭舉目之感又將若之何而自已耶

跋歐陽公二帖

此歐陽文忠公二帖用澄心堂紙作書舊藏起居舍人范公家今其六世從孫俊出以示貫因與京兆杜原父同觀貫前後見公集古錄跋尾真迹百十筆意轉楷與此脗合無二況杼山劉公南瀾韓公平園周公丹稜李公石湖范公考覈歲月審訂交游一一詳具正公在西

府時所作杼山定為答蔡忠惠帖帖中頗有殘缺頼平園題語尚足證也後帖所謂吾儕言難取信盖各自有病痛固所以深砭忠惠而亦前帖用快太過之意不寧二公將百世之下誦譯其言者寛鄙敦薄庸有已乎范氏之澤積久不泯又可因是而槩見之矣

跋中書舍人潘公與方新州帖

里中方祖茂字仲實家藏宋中書舍人默成先生潘公遺其祖新州太守手帖一紙由新州初筮為㣲州祁門

主簿將之官時所得其言當官唯廉謹不茍為上不患人不已知又謂老夫起白屋歷任二十六年無一畝可耕一椽可居然俯仰無愧作正自可樂盖舍人公與蘭溪范少保為婣家而新州范之自出又壻其家愛之深故戒之切也予忝桑梓晚出多及與潘方范三氏子孫游今去之二百年而子孫之出於三氏者往往尚皆以詩書傳業祖茂又能寶秘此帖視如曲阜之履丈貞之笏則其世澤之滋有引勿替徵之於此吁可信哉祖茂

距新州五世其從父兄㮚實為請題故書以歸之

跋舊本瘞鶴銘

銘在潤州焦山下刻于崖石久而崩摧覆壓故不復得其全文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王羲之書為非又疑顧況號華陽真逸而此書類顏太師沈存中真以為況至董逌書跋則謂陶弘景嘗居華陽故自號華陽隱居弘景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歲今曰壬辰曰甲午則壬辰梁天監十一年甲午十三年也弘景以天監七年

游海岳往會稽來永嘉至十年還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化去弘景為作傳即十一年在華陽可知也又謂往時卲興宗考次其文闕四十二字而六字不完又有六字不知其次今按此闕三十四字而八字不完又當考求他本或質之崖石庶得其真爾

書婺本易程氏傳後

易程氏傳版本惟婺學舊刻經東萊成公校定最為完善皇慶癸丑之燬版不存矣而故家所藏亦多散落予

舊有是本擕至京師因與臨川吴先生四明袁先生談次及之異日吴先生請用他書貿易予曰何用易遂舉以歸吴氏南還求之數年不可得且託張君子長從朋友借本校正亦不可得至元丙子秋至城與子長會重言及之子長忽曰前是數日有人持是書詣予求售視其卷有服膺齋官書印意其為州學故物以先人嘗為教官懼或人之議吾廢也故辭今當為子謀之明日子長以書來予其直統鈔十楮歸而即用故紙裝潢示存

古之意焉今讀易者必曰自程氏計其梓行於江浙閩楚無慮數十本大抵取便紙墨易於轉售魯魚亥豕隨閱隨得承訛踵謬襲爲故常成公所校本文公素所稱善學者何自知之而予獨拳拳求索今茲偶得以爲厚幸其與俗好異焉例如此識于卷末示吾子孫其勿輕棄

蘇長公書登州海市詩後題

右蘇長公書自作登州海市七言古體詩一章凡十二

韵集有小序而此不著登州岸東大海每春夏之交於波濤晻曖間見城郭邑屋樓臺觀闕參差隱見而人物車輿騎從裨販之類往來雜遝不啻通都要區之突出乎前里俗夸言海市以為異餘時莫之覩也長公以元豐八年八月自陽羨起知登州十月十五日至登二十日召為禮部員外郎念奇觀之非時而茲遊之莫再乃瀝誠致禱于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所謂海市如春夏焉因作詩紀異視昌黎公之謁於衡嶽不亦異體而

同符哉儒者語常不語怪海市之云涉於竒詭佛言幻境豈近是耶然則盈天地間一氣爾其屈伸消息固怱然而成形亦有窅然而莫知其終始者矣海為歸墟魚龍物怪何所不有則夫翁是百物之精而使光景變化隨感隨應為城邑樓觀為人物車騎尚皆神之所為而造化之迹也黄太史云東坡乞得海市不時見神物亦愛魁儡之士乎此足以明長公之心矣夫奚疑哉

題朱文公手書二詩後

此二詩興寄高邃不類常作文公謂為李後主手寫詩而不明其何人所製雖書贈叔昌要必有所為矣文公以淳熙八年八月改提舉淛東常平茶鹽命既下乞奏事之任十一月巳亥見上延和殿遂以十二月戊申視事叔昌諱景愈姓潘氏文公婣家吾婺人當文公趨朝道經蘭溪叔昌追送于釣臺一時崇論宏議必有及于道學不明人心不正而難言之者故書此以識其感然以跋語所舉宏景之詩之意而深求之則亦可以槩見

抑後主既書是詩偉矣而復以無生渾茫者忘其國其為商鑒何如哉況今又後之數百年豈道學卒不可明而人心卒不可正也歟予於是而重有慨焉

跋潘默成鄭北山二先生帖

中書舍人潘公宣政始用而以言議一忤於宣政紹興再召而以直道終忤于紹興風節嶢然繫乎天下之望矣晚歲退休里居與資政宣撫鄭公以名誼相尚為忘年交鄭公帥蜀數年受誣秦氏卒斥死南荒而潘公已

不復見然則二公之所以自靖自獻於剛毅直諒而不回者豈不足以增吾鄉邑之重哉此卷二帖前一帖是潘公居里時答友所作後一帖則鄭公在益昌時潘公常貽書問候此其復簡所謂記念拊存欽佩不忘者其相輔以仁相勉以義必非世俗浮夸溢譽之常言前輩交情真切懇至尚可以為攬古者之一鑑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而況翰墨猶存典刑未泯子其無歆豔乎

題重摹唐本諸葛忠武侯像下方

右漢丞相諸葛忠武侯畫像重摹王齊賢家朱文公所識本齊賢姓王氏諱師愈丞相魯文定公從父文公作寧菴記所云侍講王公是也諸子即謂伯海兄弟伯海諱瀚卒官主管仙都觀是生魯齋先生其家寶藏忠武侯此像錦標玉軸極其潢飾之美矣魯齋先生自少獨慕忠武侯之大節至摹此像刻石齋中比年子孫不振以像歸富民而石亦皴剥予嘗即家訪得之捐致數本旌德令劉君粹衷與予同有嗜古之癖因以其一寄之

粹衷愛其名筆而惜其漫漶不真復求善工移置繸素寄書請題按文公撰侍講碑文叙其學出于鄉先生潘公而受易論語説于龜山楊公令長沙日汶上劉子駒廣漢張敬夫皆居郡中因得遊從講貫則從子駒借像臨摹而請敬夫題贊蓋是時也文公于慶元乙卯題辭謂子駒劉丈而兄呼齊賢兩家夙有事契故親之耳是年初改慶元距三君子之亡已久又四年而山頹梁壞公亦已矣忠武侯有王佐之才而時則不偶有經世之

畧而用則不究乃其所立之正所志之大則自伊傅而下一人而已像傳于唐要有所據即而觀之所謂有儒者氣象而庶幾禮樂者尚可槩見於茲藏于子駒臨于齊賢而宣公贊之文公識之其以是哉然則粹衷其亦知所慕乎謂世變日下而無有聞風興起焉者則吾不信已

題唐臨吳興二帖

臨書昉於右軍而滋盛於歐褚惟其過之是以似之耳

於時諸葛政馮承素趙模韓政又專事蘭亭其後臨學之家稍稍相沿而起今蘭亭及鍾王郗謝諸帖臨本猶有存者然鉤摹響搨又各殊品鉤摹以填白易失精神響搨非至精至熟則不能近之此吳興二帖方圓轉折應規入矩出於能筆無疑鮮于公謂得之駙馬都尉楊氏楊氏慕李和文王晉卿之為人好蓄書法名帖嘗臨其家所藏真迹銜幅識以副駙書府印刻之第中之清讌堂此盖其未臨時本也鮮于公官婺時與成齋王先

生為文字交故輟以贈之而自著其所出于後神物亦得其所歸哉使留之困學齋中則六丁亦取之上天矣予從雲卿借觀因為二帖志喜如此

題劉原父書莊子秋水篇

昔予讀歐陽公集古録知其所記古器物形製量數篆刻字畫必經劉原父侍讀反覆論辨而後定原父之學不可及矣而其翰墨世少見之今觀鄉相魯公家所藏原父手書莊子秋水篇大約字盈千餘筆墨鮮潤楷法

豐美出入蔡薛閒信一時書苑之珍哉原父初以蜀烏絲闌作書魯公所得特臨本耳亦且餘二百年優孟之似孫叔敖以其形似有不可揜焉者耳亦孰知相馬之法固當求之驪黃牝牡之外哉

題坡翁書寄鄧道士詩

此蘇長公寄鄧道士詩作於惠州而書於容州蓋遷海南時也猶子遲者文定公長子湧泉先生紹興中守婺愛其山水清淑因留居之婺有蘇氏寔始于是是詩空

海念公得於吾婺其為湧泉家物無疑但不知空飛無迹與少林壁觀法有同有異否空海其有以復我哉

題宗忠簡與妹壻朱主簿昉帖

忠簡請回鑾諸表奏與諸葛忠武侯出歒䦱二疏皆孰理不回發義激烈以其出于血誠故也公之從曾孫誠出公與妹壻朱主簿彦昭手帖示予所謂將兵冐暑隨分粗遣又謂投老任事所責甚重更藉爹祖積善之庇存四五年庶有絲毫可霑骨肉藹然仁義之言而孝弟

忠信之實不可揜矣蓋此帖是由京口赴潘陽時所遣使天心未厭姦蘖不萌豈但骨肉藉其絲毫之霑將神州全壁社稷靈長實嘉賴之嗚呼臧孫有後子之所望於誠者肆其在是

跋趙文敏行書千文

吳興公少時喜臨智永千文故能與之俱化自登顯仕負書名頗厭人求索有出繅楮袖間輙盛氣變色深閉固拒之乃已然名士大夫相知之厚與挾貴而來者間

亦欣然行筆好事之友又或鼓勇旁譟至其得意自謂追迹古人亦近世書家之一奇哉此卷用蜀中粉箋作書而正草雜出不區區泥古而無一毫窘束之態令人欲以摹印脫墼之工而望闖其藩難矣

題子長作謝太傅王右軍畫贊後

世言晉室崇老莊尚玄虛公卿大夫以清談相高卒至于蹙國短祚而王謝二氏尤為人門之望尤不為公論所貸者也嗟乎以是而論一代風俗似矣而人物物論

固未之盡律以吾孔氏家法則夫優劣可否庸可置而弗論哉以謝太傅之沉識雅量桓温冲玄在其併包翕受之中一談笑頃操縱闔闢之而彼固莫之知其籌策為何如乃若王逸少之忠規清裁料敵浩不足以協和中外重計安危先事進誠而深以據形勢消亂萌為制勝之一機逮其誓墓不仕此固高世之節謂軋於王述恥居其下則淺之為知逸少矣比安于導丈雅誠若過之而謂逸少惟以書名不幾於藝掩其善者乎必若吾

文公先生之言安固有心中原然亦為清虛所絆展拓不去千載之論至是定矣予困吝中子長佳友時時以文字相激發近復以所著太傅右將軍畫像二贊寄子使寓目焉子長之厚意其將有益於予予顧昌足以當之哉昔予考覈人物而以為晉之清虛其究殆起於季漢矜尚名節之徒知以名檢自勝而不知其流遂至於是而莫之止也嗚呼安得中行之士而與之論中庸之道哉因併誌之子長儻然之乎

跋趙文敏帖

往予在京師從文敏最親且久竊嘗有講於書法曲折蓋書雖末藝而必以學為橐籥識為機括而區區求精於筆墨之間者望造其閫域難矣盖文敏之書根於英姿敏識而成於清機絶鑑非可以一蹴至也猶記寒夕宿齋中文敏談餘試濡墨覆臨顔柳徐李諸帖既成命取真迹一一覆校不惟轉摺向背無不絶似而精采發越有或過之予問其何以能然文敏曰亦熟之而已然

則習之之久心手俱忘智巧之在古人猶其在我横縱闔闢無不如意尚何間哉戴生良頗好書而未知其方故以文敏一帖遺之而薦其所見聞者若是生其即是有發則予莫之知也

題倪生蘭亭二十本

貞觀間蘭亭始出趙模諸葛政馮承素韓政實專臨榻之事而褚河南虞永興諸公又别臨之乃若蔡君謨薛紹彭黄魯直米元章之在宋尤以此為博雅中一奇事

定武本最先入石而於其間又有肥本瘦本五字損本不損本之異自重鐫别刻相望而起歐六一集古録跋尾凡九首而尤有取於蜀寳月本畢少董家聚古法書蘭亭本多至三百賈魏公亦數十本如玉枕則以燈影縮而小之者耳世之考論蘭亭以生注蟹眼懸針金龜八字細疊杵痕决其真贋是未必然臨書如傳神寫照區區求之形似抑已末矣昔予嘗從縉紳先生備論兹事因倪生仲權以此卷相示姑即其所聞試一諗之

跋文長老所藏曹泰宇戴帥初詩

藥師奉化名寺有大沙門經公畢萬通天台教觀有文而不自耀今萬壽華國文師其上首也經公少從其鄉曹泰宇先生學而及交戴帥初先生二先生常往來就之游息以經公之雅裁好賢無斁故也泰宇不娶無子死所為詩文多散軼帥初最得壽其藁卷稍有傳者此卷華國所次泰宇一詩尚其遺墨帥初二十五詩則經公得之所見而手錄之者耳其末繫經公律絕五首雖

楮墨不完手澤所在尤可以識象環之感矣予不及識曹先生而曩時聞諸戴先生固已知其為修潔博洽之士覩戴先生所作哀詞又知其論著諸經悉有成說疲精耗思於斷編殘簡之中而不能貽之永久此太史公所以必欲置之金匱石室藏於名山以待後世豈過計哉于是戴先生下地且二十年前修浸遠後武亦稀雖近在州里語其姓名或吃吃不能答者有矣華國叢林宿德乃能慨想遺風圓融義際使兹文句幸免湮墜以

克發先美存十一於千百抑賢矣乎

題趙龍潭草書坡公赤壁二賦

自頃浮沉班綴頗嘗講聞中原文獻之緒而龍潭翰墨獨未之見今此卷赤壁二賦草法森然自旭素閑栖而上泝芝靖寄方圓平直於振迅凌厲之中泰和盛際其流風遺韻尚彷彿目間也然疑後賦末幅十三行筆勢散緩如驅六州塞下之兒置之王謝子弟之行周旋步武自覺蹙然失措要之碧落碑詎容有贋本哉

跋楊文元與劉子固書

右楊文元公與劉子固縣尉手帖一紙今藏劉氏家紙墨尚如新蓋公坐以學黨久斥起為秘書郎稍遷將作少監留官京師子固其里中子初筮為尉致書通問於公而公小楷細書以答之無一筆少縱且以臯陶之兢業曾子之戰兢者深寓期勉之意則知公心學之正造次之間純明儼恪如臨君師雖尋常小夫竿櫝必致其敬謹又以見平居接引後進一是中和之所著見者如

此想其一時感發興起為何如哉然則子固亦必有以當公飭厲之厚而無媿者矣三復降歎而以其帖還之劉氏

待制集卷十九